秋染柿子红

◎ 梁永刚

因柿子是红色,寓意着红红火火、事事如意,故而过去乡间几乎家家都种柿树,装扮着农家小院的风韵,充盈着庄户人家的满足。除了自家院落里或多或少种上几棵,老家村庄后面的小山上,山前坡后都长着横七竖八的野柿树,栉风沐雨,岁岁枯荣,用十足的野性彰显着生命的蓬勃力量。秋日乡村,柿树枝头擎起了火红的柿子,宛如一盏盏喜庆的灯笼,把灰暗冷寂的村庄照得红火火亮堂堂。

乡间的诸多树木中,柿树发芽较晚,阳春三月,杏、梨、桃已是满树繁花,柿树干枯瘦硬的枝叶上才吐露一抹浅绿。清明后,几场透雨下过,被春风吹拂、阳光抚摸的柿树,渐次长出了柔嫩的淡绿叶片,又一点点变成青绿直至深绿,泛着油亮厚实的光泽。农历四月,柿树的绿叶间开出一朵朵淡黄色的方型花朵,被风一吹雨一淋,飘落一地。幼时在乡间,我常和伙伴们一起捡拾被雨打落被风吹落的柿花,装的兜里满满都是,偷偷从祖母的针线筐里拿来针线,将一朵朵柿花串成项链,戴在脖颈上,觉着可美呢。柿花不光能玩也能吃,只是略微有些苦涩,吃前需要放入水中浸泡一夜,第二天裹上一层面糊放油锅里一炸,香酥可口,脆嫩滑溜,不失为一道别具风味的乡村小吃。

幼时在乡间生活,我家的院子里种了两棵柿树,一棵临近灶房,一棵挨着猪圈。时令进入秋天,秋风一阵紧似一阵,柿树叶子日见稀疏,眼瞅着枝头的柿子由黄变红,祖父围着柿树转了一圈说,该卸柿子了!“卸柿子”又叫“下柿子”,也就是把树上将熟未熟的柿子采摘下来。错过这个时令不卸,一阵大风刮过,那些熟透的柿子就会从枝头跌落一地,白白糟蹋,实在可惜。农家卸柿子的方法不外乎两种,即用自制的夹杆够和直接爬上树摘。够柿子的夹杆用细长直溜的木棍制成,一头用铁丝弯成钩,套上一个类似网兜的东西,够下来的柿子刚好落在里面。那时候我年纪小、身量轻,正是爬树的好时候。不过,祖父对我很是娇惯,宁愿自己费劲用夹杆一点一点够,也不让我爬上并不算高的柿树直接用手摘,生怕我摔着磕着。乡下人重情义、知感恩,对乡邻古道热肠,对于鸟儿也是如此。卸柿子卸到最后,祖父总是故意在柿树枝巅留上一些柿子。老辈人的说法是,一是感恩酬谢柿树大长一年的辛苦,二是给乡间鸟类留一些口粮。

从树上卸下来的柿子,顶多也就是七八分熟,黄中透红,质地坚硬,味道苦涩。按说,最好的脱涩办法就是放到自然熟。不过,不少人家都是等不及的。乡下一日三餐寡淡无味,水果又少得可怜,为了让一筐涩柿子尽快变成老人小孩口中软甜的美味,可谓是费尽了心机、用尽了办法。漚柿子是乡间最常见的脱涩之法,不过,只有霜降前摘的柿子才能漚。此时的柿子没有完全成熟,从里到外都是脆生生的。等过了霜降再摘的柿子,虽然没有熟透,但里面已经发虚变软,只能烘着吃,不适合做漚柿。漚柿子有多种方法,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丢到水缸里泡,泡上几天涩味就会去除大半,啃上一口脆甜。

当然,口味最好的柿子还是那些在枝头上自然糖化的老烘柿,乡间俗称“树头烘”。吃漚柿需要细嚼慢咽,慢慢品味,而老烘柿不说吃,而叫喝烘柿。一个“喝”字透出凉甜的诱惑,带着草木的芬芳,如同三伏天饮上一通井拔凉水、寒冬里喝了几口陈年老酒。烘柿稀软熟透,一兜甜水,轻轻咬破一个小口,不用牙齿咀嚼,吸溜吸溜一口气就能吸干里面的汁水,那种软软滑滑、甜甜蜜蜜的感觉一直美到心窝里。漚柿和烘柿,一个吃、一个喝,看似一字之差,却是两种感觉。老年人牙口不好,啃不动梨啊枣啊之类的硬水果,唯独爱喝老烘柿,由此也衍生出了一句乡谚俚语“老太太吃柿子,专捡软的捏”。

红叶满天 ◎沈浩 摄

心有草木,满山知音

◎ 远山

看到过一句话:“只有内心装着美好的人,才能看得到路旁草芽上的一颗露水。”

深以为然,总觉得人生不管在何种境地,都该在心底蓄养着一份诗意,有一颗草木心。而一个人有了这草木之心,才能常欢喜,得自在。

有一颗草木心,你走在冬日的白雪里,身后一串串脚印里能长出一行诗来。咯吱咯吱的脚步声,是你的双脚为大地吟哦着《诗经》。寒梅在老枝上发芽,你会急着点燃一捧炉火为它取暖,等一场初雪落,簌簌落在你心里,在心底开出花来。你折一枝瘦梅插在窗前的净瓶里,便把春天请进了屋。

心有草木,你听得到鸟雀衔来春信,在你门前洒落满园的花籽。你看得到草芽欣欣然睁开睡眼,如小溪跳鹿般雀跃。满山的樱花抽出嫩绿的枝桠,恍若是你心里春水初生,花骨朵结在心底。于是你的眼睛里蓄满春的水泽,耳朵里有春风流泉,山花一朵朵,挂在你眉间。

心中植草木,你看得到荷香推开月色进屋来,在你案前泅染三分静气。你翻开的一本线装书里,有古人走出来在你窗前纳凉。他翻着一册古籍,某一页里掉落出旧时月色,照着夜虫唧唧,低低耳语。而你坐在一丛明月抱来的花影里,花香围屏,云衔远山来坐客,松风摇扇,流水烹茶,以光阴盏,你与岁月把酒话桑麻。

秋风起,秋意浓,红叶飘零,但心中草木依然葳蕤。林深幽径,鸟雀闲庭,草在结籽,等松子,摇落岁时秋。有落叶远随流水香,云影引路,至古寺禅房,看见摇着经幡的僧者一袭孤绝的背影,时光忽地静到岁月深处。你寻幽的脚步停下来,停在一滴白露里,晨钟响起,尘埃落尽。

心有草木,便愿意用一整天一整天的时光闲散地走在林间,听瀑声轰轰涤净双耳,溪涧涓涓冲刷心尘。坐到一朵花旁,看它缠蜷,结籽,又开花。坐到一颗老杏树下,任花瓣闲闲地落半山,内心的老灵魂安然地打坐,全然不知。为夏蝉谱一首曲子,唱给月色听。

愿意在清风过处结庐而居,听明月到窗前闲话,竹篱蔷影耳语,看流水浣花织锦,花香草香来补屋。虫吟铺床,鸟鸣盖被,萤虫提灯,你展卷,清浅时光,娉婷走来,衣襟带花,步步生香。

“草色新雨中,松声晚窗里”,你坐在满院松风里,雨后的草芽在你的心里疯长。月光研磨,春风作词笔,一笔一划皆是碗茗炉烟,一草一木都是款款深情。

心有草木,眉间自会生清风,目含秋水,颊染桃夭,走一步是一步的山花开,吟两声是两声的云水谣。

时光住处,炉火正暖。你备好一盏淡茶,迎来满山知音。

竹刷把

◎ 李成林

竹刷把是过去洗碗、洗锅的工具之一,年长些的人对此可能还有印象。竹刷把流行的时候我还小,母亲没有让我干过这些家务,我却用竹刷把干了另外一件事情,并得到了莫大的收获,迄今难以忘怀。

记得我七岁那年,秋收的季节到了,父亲把我喊到跟前,递给我一个竹刷把,说:“今天生产队就开始割稻了,然后就要捆稻、挑稻把子,难免会有稻谷撒落在道路边、草丛里,集体的粮食我们不能碰,但这些洒在地上的稻谷是可以捡起来带回家的。你年龄小,不能下田拾稻穗,可以用这个刷把把撒落在地上的稻谷扫起来,那些粮食也是我们的汗水换来的,一粒也不能丢。”

从生产队第一天捆稻开始,我便跟在大人的后面忙个不停。我拿着竹刷把,带着小布袋,在田埂边、道路旁清扫那些散落的稻谷。大人们干活的时候非常小心,生怕有稻谷脱落,但成熟的水稻难免有“落籽”现象,我在田埂上往来穿梭,草丛里的几粒稻谷,也让我高兴万分。看到它们,我立刻蹲下身子,用竹刷把轻轻地把它们巴拉出来,再装进布袋里。我最喜欢的是,大人们在田埂上捆稻把子,如果稻把子挑走,这个地方就会散落很多稻谷,如果把草丛里的稻谷用竹刷把清扫干净,一捆稻子大约会留下一百粒左右的稻粒,此时,我右手拿着竹刷把,左手手心向上,紧紧地贴在草棵上,用竹刷把轻轻地把稻谷扫进我的手心里。其中最多的一天,我用刷把扫起了二斤一两的稻谷!

稻谷上有泥土,没有淘洗的时候并不好看,特别是经过一整天的不停忙活,我也累得够呛。但看着这些劳动成果,依然高兴万分。特别是这个竹刷把,真是神奇得很。稻谷藏得再严实,只要用刷把从草丛上面划过,一粒粒的稻谷就会从草丛里“蹦”出来,轻轻地落在我的手心里。那段时间,我对竹刷把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感,从此后,每次去山里的亲戚家,我总会提醒父母,临走的时候,一定要记得多要两把竹刷把。

如今,竹刷把已被岁月带走,也很少有人去拾稻穗、扫落籽了,但珍惜粮食、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能丢。“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”依然是我们需要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。

关门请晚三秒

◎ 李晓琦

家里洗衣机脱水时,里面发出很响的“咣咣”声。维修人员上门拆开一看,是一枚硬币掉进了机器里。

维修人员将那枚硬币取出后,顺便将洗衣机内部清洗了一遍,说洗衣机用久了要清洗,否则会滋生病菌,沾到衣服上对身体不太好。洗衣机修好了,师傅提着维修箱出门,跟我说再见。我并没有立刻“砰”地关上门,而是扶着门对着楼梯口的师傅道再会。我开着门目送他,直到他拐过楼梯口,才轻轻关上门。

我能想到,此刻即使外面寒风割面,这位维修师傅的心里也是暖的。因为他前脚离开,背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“砰”的一声沉重而冰冷的关门声。他得到了别人对他晚三秒钟再关门的尊重。

这种晚三秒钟再关门的习惯,是我三年前去一位客户家后养成的习惯。那次因公事紧急,一份文件必须周末亲自去客户家拿。当我拿到文件,双脚刚刚踏出客户家的门,门就在后面“砰”的一声重重关上了!那一声,惊得我一震——我相信这不是客户的本意,他家阳台是敞开的,我相信那只是阳台的风将门带上了,因为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。

但是,尽管这样想,那扇瞬间在我身后重重关上的门,还是让我心里掠过一片寒凉。我感到有一种叫做“被尊重”的东西从我的身边悄悄滑走。

“被尊重”,有时候是多么难得。一旦得到,会让人觉得三冬犹暖。

许多人都见到过,电梯里常常有一面镜子,这面镜子有什么作用呢?许多人可能回答不上来。几年前,我也回答不上来。我一直以为那面镜子是给每一个进入电梯的人整理仪表用的。当我偶然间知道了真实的答案时,我心里的感动,像细雨般温润。这个答案是:当有残疾人摇着轮椅进来的时候,他(她)不必费力地转过身来,就可以从镜子里看到楼层显示灯。

在小事或细节上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,像一朵小小的雏菊,并非美得惊天动地,却静静地散发丝丝缕缕的芬芳,让人心里恬静而暖和。。

枕月听虫鸣

◎ 戚思翠

一场秋雨一场凉。处暑后的几场雨,平添了几分秋意,天气开始舒爽清朗起来。深夜,蔚蓝天空,皓月当照,月光如水,倾洒大地。高楼、霓虹灯、树木、花草……皆沐浴在夜色中,朦胧、奇幻、幽美。偶有一两声车鸣亦被这美轮美奂的城市夜景给“吓”得无影无踪。

唧唧唧……蝈蝈蝈……吱吱吱……睡前没戴海绵耳塞,迷迷糊糊被窗外阵阵鸣叫的秋虫唤醒。秋虫们一忽儿独奏,一忽儿合唱,一忽儿高亢激越,一忽儿低吟浅徊,如交响,似夜曲。那丝丝缕缕、高高低低,那有缓有急、错落有致,那此起彼伏、遥相呼应的吟唱,那么的纯正柔和,那么的抑扬顿挫,那么的轰轰烈烈。秋虫们的歌声伴着皎洁的月光,从窗棂漫入卧室,洒满床榻。枕着月光,静静地聆听,细细地咀嚼,慢慢地遐思,竟睡意全无……

秋来了,各种秋虫开始活动,蟋蟀、蜈蚣、食蚜蝇、草蛉、螳螂、蚱蜢、螽斯等。想起那晚与先生在高铁公园散步。蓦见前面路边有三人,像一家三口。男人手持电筒蹲在路边草坪上寻找着什么,女人紧贴在七八岁大的女孩身后玩弄手机。小女孩立在女人前面像在学“舞蹈”,歪歪扭扭,又像要跌倒。你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朝前趴呢?你要这样走……女人倏地一把抓牢小女孩,言语中充满责怪。小女孩却一声不吭,艰难而顽强地往前挪动着。此刻,我正自她们身边走过,细一看:小女孩骨瘦如柴,弱不禁风,四肢在颤抖,随时都可能倒下!见此情景,不由得想起孩时的自己,因风湿瘫痪初愈学走路的样子,跟眼前的小女孩竟如出一辙!这时,男人兴奋地高举玻璃瓶直冲小女孩:“莹莹,快看,爸给你捉到好几只蟋蟀了!乖,慢慢地朝爸这边走,慢点,再慢点,不许摔跤哟……我家宝贝最棒!”本想上前跟他们搭讪几句的,可先生硬是拉我离开了。

回家躺在床上,无法入眠。非但没戴海绵耳塞,还索性打开了窗。忽然就想静下心来,好好地听一听楼下秋虫们的歌声。曾经,多少个秋夜,我非常厌恶它们的鸣叫而戴上耳塞入睡。唧唧唧……叽叽叽……咯咯咯……窗外,月光如水,虫声如浪,如诉如泣,听来虽令人伤感。但它们很多都是在演奏一曲酣畅淋漓的欢乐曲,在歌唱生命,歌唱生活,歌唱爱情。细听,那歌词分明有:“亲爱的,我在这,等你…等你……”时断时续,交替错杂,深情款款,如泣如诉,委婉悠扬。仿佛让你走进了一个古老的童话世界里。这些可爱的小虫用短暂的生命,诉说着关于秋天的故事,鸣奏着生命最华贵的乐章。这充满大自然本色的天籁之音,又荡涤着城市喧嚣带来的浮躁,平淡了物欲带来的纷扰。秋虫们的鸣叫,既未矫揉造作,更不瞻前顾后,它们用自己的声音真实地“呐喊”。这一点,更让我汗颜。

如此的秋虫鸣唱,若伴随“月落乌啼,江枫渔火”;伴随“一叶叶,一声声,空阶滴到明”的雨声;伴随“恙管悠悠霜满地”,那就更勾人魂魄,催人泪下。这秋虫声,是花朵凋零前的绽放,更是生命的绝唱。

犹记儿时照泥鳅

◎ 王祖远

现在没听说有小孩用火光去田里照泥鳅玩的事了,往年,夏至以后,故乡的夜晚开始闷热起来,泥鳅都从泥里窜出,捉泥鳅的人很多,有用手翻泥,有撒茶枯水,有放篾笼诱,我们捉泥鳅是用火光照。泥鳅见到火光,就欢喜得变“傻”了。

上世纪五〇年代,小城民用电力不足,每到夜晚,处处是一片昏黄,没有电视看,有电影院、戏院子,但我们没钱买票,大人们拿着棕扇子,坐在小巷子里歇凉聊天,我们男孩就邀伴去乡下水田里照泥鳅。

夜晚来临,我们高举着火把,带着照泥鳅的工具,全副武装出发了。一路上,天空有淡淡的银色月光,有闪烁着稀疏的星星,朦朦胧胧的田间,洒下了我们的欢笑。来到山旁的梯田,已经有拿着松柴火把照泥鳅的人了,也有一些照青蛙的大人在田坎上走动。近郊田里照泥鳅的人多,我们就去远一点的山谷。有的梯田里刚插完晚稻,有的刚耕完田,一片水汪汪的田里,泥鳅钻出泥洞,漂在水面上悠悠然然,尤其是靠山崖岩坎的梯田,有不少石眼冒出一线泉水,清凉凉的,泥鳅喜欢在这田边水里活动。

照泥鳅主要是用松柴火把,也有的用火网罩,把点燃的松柴放进网罩里。当年有两节电池的大手电筒卖,一束光很刺眼,那是照泥鳅的最好光亮,可谁也舍不得花钱用手电筒照泥鳅,水里的泥鳅见到火光,纹丝不动了,这时,我们就用针刷,朝泥鳅身上猛然扎去,把泥鳅扎在针上,再放进系在腰身上的小篾篓里。

泥鳅身上很滑溜,妈妈学着别人为我做了一把针刷。就是用扎鞋底的大号钢针,把针眼一头放在炭火上烧热后,快速扎进一把废塑料牙刷柄上,十二根钢针固定成两排,再捆上一根握手的长木把。扎泥鳅时,我们轻声闭气,有时还没伸出针刷,眨眼间,泥鳅闪电似地摆动身子,搅出一圈浑水溜走,不见了踪影。

泥鳅很敏感,只要感觉稍有不安的风声,就溜进泥里去了。有时候我们的手脚稍缓慢一点,火光还没照准,泥鳅也会溜掉。我拿着火把,在水田里一边走一边照,松柴偶尔发出一丝燃烧的声响,散发出一缕松油的清香,有时火光弱了,我们到田坎上清理一下火把,加足新的松柴,燃得盛旺的火光照在水田里,一条条泥鳅追逐着光亮游过来,这时,我们手上的针刷对准泥鳅,快速扎去,遇到大条黄鳝,针刷扎不住,我们就用篾片编织的大勺子舀。山间田园的小溪坑流水里,还有小鱼。当年农村没有农药,水稻田、小溪沟,泥鳅黄鳝小鱼小虾生长得很快。

有一次,我在依山傍水的田里照泥鳅时,突然听到一阵青蛙的惨叫声,接着,看见从山崖水畔的灌木草丛里,窜出一条扁担长的菜花蛇,嘴里咬着青蛙的一支脚,正沿着石坎旁溜动。我吓得转身快走。

回到家后,会拉琴的二哥听了说:“真可惜,那蛇皮可以蒙琴筒用。”他约定第二天陪我去照那条大蛇,要带上竹扫把去,先打蛇身再抓七寸。邻居老四听了则说:“真可惜,那蛇肉煲鸡是大补。”他也约定第二天晚上同我一起去照,他还说要带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去,强光直照。我不知道,夜晚的小动物怎么都喜欢追光呢?

每次照泥鳅,我们小伙伴都要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家。当年的泥鳅一角五分钱一斤,比五角钱一斤的猪肉便宜多了。我一次晚上就可以照二斤多泥鳅,想当年都是野生的,肉嫩味鲜,妈妈常用茶油煎炸,放酸辣椒闷炒,还有用清水煮泥鳅下面条,吃了还想吃。现在野生泥鳅三十元一斤还难买到,如今饲料激素喂养的泥鳅,刺硬肉粗,也要二十元一斤。

用火光照泥鳅的往事不再有了,往日我们照泥鳅的夜晚,田园山间到处是松柴火把光焰在流动,一幅浓郁的山乡夜景民俗画,已留在记忆的屏幕上了。

我的小咸菜老师

◎ 王忆

三十年前我上中学那会儿,由于学校太远,中午都要带饭的。那时候带饭是个麻烦事,关键是没那么多东西可带啊。尤其是冬季,饭还好说,菜基本上都是白菜、酸菜、萝卜。有时候没菜,就在饭里放点猪大油和酱油拌着吃。

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中年妇女,姓唐,长得比较严厉,但对我们却是很好。每天中午她和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吃饭,经常走下来看我们吃什么,还把她自己带的菜分给我们一些。到了入冬的时候,老师总是会多带一个饭盒,而且是很大的那种铝制饭盒,里面是满满的一盒咸菜。那都是老师做的,有时是软嫩的猪油蒸萝卜干,有时是脆爽的疙瘩丝、辣萝卜条,还有的色彩明快的雪里蕻拌黄豆……一个星期都不重样儿。

每到吃饭时,老师就会把那盒咸菜放在前面,同学们不管带没带菜,都喜欢上去夹一筷子,而大部分咸菜都进了我们几个家境困难孩子的肚子。老师带的咸菜能从入冬一直吃到第二年清明,为此我们常纳闷,老师家难道是开咸菜厂的?直到第二年去老师家才知道,她家种的白菜萝卜全腌了咸菜,还到处跟人要菜来腌,她家的一间屋子有几口大缸,里面全是咸菜。老师做的咸菜都是早上现切现拌,为了让咸菜好吃,她专门买了芝麻和香油调拌……

对于老师做的小咸菜,我是特喜欢,也吃得最多,那时我就坐在最前排,靠老师最近,最后收拾饭盒底的工作也成了我的专属。别看这最后的咸菜底儿,那都是好东西啊,有芝麻、还有油花,每次我都给吃个干干净净。有段时间,我们故意不带菜,专门为了吃老师的咸菜,为此老师还特意说我们,咸菜不要总吃,注意营养。说归说,她还是带,我们依然吃,那是我们冬季里吃到过最好的小咸菜。初中三年,我们记不清吃了多少老师的咸菜,总之,现在一吃咸菜我就会想起她来。

前年我们初中同学聚会,当班长站在70多岁的唐老师面前,大声问我们最想念老师什么时?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:“老师,我们想你的小咸菜。”老师却笑了,慢慢地说:“你们才是我的小咸菜。”顿时,我好多人都掉泪了。确实,我们就是老师的小咸菜,花样繁多,酸甜苦辣,全是她用爱精心调制而成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